



劉公

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

——代前记

公 刘

〔1〕前不久，有位评论家问我：依你之见，这些年来，你在诗歌创作中比较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什么？我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由坚持人民性升华为呼唤人类意识；当然，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我觉得，人民性倒是坚实的台阶，没有这个台阶，无由登上更高一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原因固然首先应该从主观方面去寻求，比如，新的人生体验，新的理论启蒙，新的认知感悟；而得以步出国门，亲眼观察

和直接把握别的国家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动，又的确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这就构成了双向开放：别人将他们的生活开放给我看，我的心也开放着欢迎别人进入。

毋庸置疑，人类意识比人民性品位高出一格，涵蕴深入一层。须加说明的是，我是在坚持人民性的前提之下，去追求人类意识的，我认为，世上不存在一种鄙薄或者反对人民性的人类意识。

我不知道，第一个把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小星球唤作地球村的人是谁，我只是对之止不住心中涌出虔敬感激之情。我钦佩他，信服他，这位首创者在我心目中伟大如神，慈悲如佛，却又长着一颗有血有肉的爱心，平凡如你，如他，如我，如一切普通人。

多少世纪了，人类追求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却始终是个理想，永远在前面闪闪灼灼，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且不追述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莱的前贤先哲们的有关学说，即以近代而言，就有过数不清的方案和蓝图：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的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摩门宗教公社，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联合国宪章，铁托的工人自治，格瓦拉的革命输出，毛泽东的“寰球同此凉热”，以斯堪的纳维亚为实验场地的“福利国家”，绿色组织的全球

性抗议运动……不是个别杰出人物，而是万千公众，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呕心沥血，披荆斩棘，探索着自认为正确的前进道路。

这反映了人类早就意识到重疴在身，因而企求自赎自救的实际。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举世认同而又行之有效的“药方”。

冷酷的现实是，人类并非一个整体；每天翻开报纸，掀开电视，打开广播，耳闻目睹，哪儿有乐土？哪儿不被阶级、集团、宗教派别、意识形态、种族、民族、贱民制度、黑社会、乃至男性与女性的“对立”所困扰？

我不是瞎子，不但眼睛不曾瞎，尤其心不曾瞎。我明白，剥削依然存在，压迫依然存在，歧视依然存在；有赤裸裸的剥削、压迫和歧视，也有用花言巧语的遮羞布捂着剥削、压迫和歧视。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大悲剧。当地球面对着能毁灭它千百次的核弹头，面对着被撕得愈来愈大的大气臭氧层缺口，面对着热带雨林的连根消失和生物链一次又一次的断裂，面对着人口的数量膨胀、质量衰变（这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结构老化（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等表现形式迥异的难题，面对着毒品泛滥和性乱、还有瘟疫似的爱滋病……人类向何处去？

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因而被俗人称作疯子。那么，会不会有另一个尼采在某一天宣布“地球死了”呢？我没有资格去充当这样一个疯子，但我要坦白地说：我在等待这个疯子到来。

好多年了，当我看到了包括从“文化大革命”直到萨达姆下令放火焚烧科威特油井诸如此类的暴行时，总不免为人类的丧失理性、愚蠢与堕落而深深遗憾，难道这些以所谓改善生存状态为标榜（往往是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替统治者当幌子）的行为不正是对地球的谋杀吗？！同时不言而喻的，这种对地球的谋杀不又正是人类的自杀吗？！难道那个16世纪的法国僧侣诺思特拉丹·玛斯(NOSTRADAMUS)的悲惨预言果真会不幸而言中吗？难道20世纪90年代果真是我们大家的末日吗？

哪儿有新的诺亚方舟？莫非有朝一日，数以亿计的劫后余生果真能携带他们聚敛的金银细软实行星际移民，而且在别一个天体上继续不改其尔虞我诈的习性？

〔2〕我先后出访过三个国家，它们分属于三种不同类型。这无疑是我的幸运。

1982年，去的是从来就非“正统”，从来就是漫画题材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一间小酒馆里，我遇上了一位文化官员，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捅了我们全体中国人隐

隐作痛的伤疤：“难道十亿人——就没有一个不迷乱？”曾几何时，似乎又轮到我向提问者提问了：

“难道两千二百万人——就没有一个不迷乱？”1991年，短暂的十年如白驹过隙，可敬的文化官员先生，你的祖国竟也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我很抱歉，这样对比委实有点残忍，但请相信我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恶意，我只不过是想说明：当掌握国柄的人鬼迷心窍，一意孤行之际，与权力无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便“不迷乱”，同样也无可奈何。

1987年，去的是被人为地割裂为两半的西边一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勤奋、守法、效率、严肃、组织纪律性以及冷静和整洁，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个被政论家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海仙普罗透斯(PROTEUS)，意即“不断变幻形象的国家”。它宛如一个巨大的谜。的确，我去的时候，谈起慕尼黑，就仿佛那只是啤酒的代名词而已，根本不提张伯伦、达拉第曾经在这儿干过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肮脏勾当。是真的遗忘了？还是有意回避？1990年，轰的一声，柏林墙坍塌了，全世界在瞠目结舌之余，再一次看见了闪电；当然，这一次的闪电是西德兼并东德（即所谓统一），不是希特勒向四邻发动的闪电战。心有余悸的欧洲，眼巴巴望见国力、科技、人口、面积都首屈一指的新德国重新崛起，能不忧心忡忡，怀疑前些年的所

作所为不过是一场韬光养晦的把戏么？！风云如何变幻？谁也捉摸不透。遥望西天，我且拊掌合十，唯愿德国朋友好自为之：复仇之路走不得，冤冤相报，永无了日。

1988年，又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天之骄子，当今唯一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是：熟透了，开始散发一股酸甜的酒香了，自然，这不是好的朕兆。我抵达洛杉矶之日，正值布什与杜卡基斯竞选总统的关键时刻。数百名奇装异服的同性恋者在大街上游行，他（她）们手中高举标语牌，表明了神圣一票的价值：“你们俩听着！谁保护同性恋者的一切合法权益，我们就选谁！”这也是一种交换。然而，偌大一片新大陆，毕竟才二百年，不会一下子便衰老颓唐，不辨是非的。在纽约著名的现代艺术馆里，我就为一座雕塑作品无声的呼嚎所震动，所感召；这作品是一个四分五裂、到处吡着虎牙狼齿的地球，仔细一瞧，那虎牙狼齿竟又都是些刀枪、刑具、镣铐乃至注射毒品的针管！这不正是人性、道德、理智的具体表征么？它也充分说明了，住在“天堂”里的上帝子民，并非一个个都飘飘欲仙，醉生梦死，也有头脑清醒的好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检点起来，怕还是占了压倒优势的。为此，我感到欣慰。我要告白的是，倘或美国真象某些报导描述的那样，正

在沦为甚或已然沦为第二个古罗马，那么，谁又是拯救芸芸众生的代表新兴力量的“蛮族”呢？

1989年，我本来还有一次机会去汉城参加第12届世界诗人大会的，请柬寄来了，住地安排了，却未能成行。这次大会有来自地球村每一角落的同行们，可以愚谈，可以交流，可以彼此拿对方当镜子，当尺子，当动“艺术手术”时的解剖刀子和止血钳子，可惜的是，统统失之交臂了，这些诗人，身为他们所自诞生的人种、民族、国家、地域和部落的“人的花朵”，又拥有何其斑斓的色调，何其馥郁的异香啊！这一切，我都错过了。

〔3〕我承认，较之往昔，我对人类的前途愈来愈悲观了。

不过，我毕竟是诗人，诗人很少象有的哲学家那样厌世的；诗人一旦陷入最最绝望的困境，他还有最后一件武器防身自卫，那武器的名称就叫：幻想。我们往往可以碰到衣食无着的行吟者，饥肠辘辘却大做其白日梦。老祖宗屈原，想必正是一位代表。

何况环顾四方，终究并非不透气的罐头盒子。还是会偶尔爆出几粒火光，氤氲一片轻暖的。这火光，这轻暖，就值得歌唱，再歌唱。

我在这86首描绘域外风情的篇什中，除去少数属于针对自己国家的反思之作外，自信使用的全

是批判眼光，这里用的批判一词，当然是按它本来的科学意义，而绝非被我国某些“审判官”所惯于和擅于从事的“量刑问罪”。遗憾的是，我从眼力到笔力都称不上犀利，加之都是来去匆匆，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让我进行全然冷静、一丝不苟的解剖，因之，我在诗中肯定的，未必真好（或者全好），反之亦然，我在诗中否定的，未必真坏（或者全坏）。这是应该请求读者明察的。

然而，我的诗心是贞洁的。我高举着这颗贞洁的诗心，同时高举着这诗心的痛楚，同时也高举着渴盼缓解痛楚的祈求。

活在这个乱糟糟的人世，我只剩下一个谦卑的期望：我想有个家，真正的家，平安的家，温馨的家。这，该不能算作非份的奢求罢。

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家里，没有无谓的自相惊扰，没有不速之客，除了生与死象风一样自然地正常地来来去去。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话：我一向将自己比作一个穷愁潦倒却身怀薄技的锯碗匠，我毕生都在用自己的劳动，替这只打碎了的珍贵的地球补缀复补缀，却总也补不完，总也补不完……有朝一日，我当长叹一声，小心翼翼地放下活计走开，永远地。

1991年11月14日 合肥

写完这篇文章，有人告诉我：你这个打算同时用作书名的标题，和某一位台湾歌星演唱的拿手节目重复了。这写的可没有办法，我从来不听流行歌曲。不过，我有把握，我这五个方块字，尽管和她唱的那五个方块字一模一样，内蕴肯定不会“撞车”，再说，自古至今，伤春悲秋，感时怀远，又有过多少题同而又不同的诗文！

（公刘附志）

1991年11月17日

目 录

我想有个家(代前记) 1 公刘

多恼多瑙河

西去的航程 3

铁托墓 6

南共大楼 8

克拉古耶瓦茨一堵墙 10

粉碎性音乐 11

噩梦的肖像 13

自 由 15

活在你们当中的火 17

铜 像 18

两穗玉米 20

DK06/11

在德拉戈米尔同志家宴上想的

心事 24

朗诵晚会 27

邂逅 29

在高速公路上 32

多恼多瑙河 34

诺维萨特古堡 36

雨天游克鲁舍瓦茨 38

安德里奇故居 41

美人国 43

老人和鸽子 46

听茨冈人唱歌 48

看话剧《岔路口》 51

国际书展印象 53

一张菜单 55

干杯 57

心约 60

九千公尺高空看日出 61

寄诗人戴姆卡·马克西莫维奇

64

附录：心灵的交流 67

柏林墙以西

- 《大刀王五》 79
池畔老者 80
羊舍咏叹调 81
门楣上的铭言 83
月亮从东方追来 85
风 车 86
晚 拂 87
石 头 88
红灯区 90
献给某些爱狗的姑娘 92
一日四季 94
答一位绿党党员 96
最末一位容克后裔 99
葡萄酒旋风 102
莱辛憩园 103
跳蚤市场 104
寻找小胡子 106
海鸥意象 109
闻 笛 110
钟 楼 111
牧鸭姑娘 112
鼻烟壶和自我介绍 114

科隆香水	115
科隆大教堂静坐片刻	116
致罗累莱	119
铁 鲸	121
波恩红唇	122
子夜散步	124
花 店	126
积木堆里的化学反应	127
擦肩而过……	129
波恩时间	131
告别自由神	
俯瞰富士山	135
寄自新大陆	136
签	137
老兵节	138
教堂秘闻	140
印第安人群舞	142
布鲁克林	144
魔鬼曼哈顿	146
破碎的地球	148
告别自由神	149
热流环行	151
海 鸥	153

乔治·华盛顿 155
圆 157
模拟地震 159
被瓜分了的星星 161
联合国 163
并非平行序列 165
第五季 166
海狗山眺海 169
思想者 170
暮 172
CHINA TOWN(唐人街) 174
天使岛 176
故园情 177

多 恼 多 瑙 河

• 南斯拉夫 •

